



杲 向 眞

小胖和小松

小 胖 和 小 松

果 向 真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7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*

字数 61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 1/2 插页 4

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0,000册

目 次

小胖和小松	1
春天	16
节日的礼物	23
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	34
在灰色的日子里	44
媽媽割麦子去了	73
三顆流星	86
后記	105

小胖和小松

四月初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公园的走道上，有两个孩子在人丛里一前一后地跑着：姐姐捧着弟弟。弟弟名叫小松，四岁，脸蛋圆得像两个小皮球，细条条的个子，穿着深蓝色滚白道道的海军服，腰上勒着旧皮带，皮带上别着支“手枪”。说实话，这才不是什么手枪呢，不过是偶然从哪儿拣来的一块巴掌大的长三角形薄木板。小松就把它当成真的手枪，时刻别在身上。有了这支“手枪”，小松就觉得自己当真是解放军了。

小松跑得很快，海军帽后沿的两根飘带飞舞着，他时时回过头来看落在后面的姐姐，两只藏在长睫毛下面的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闪烁着幸福愉快的光辉。

姐姐七岁，是一年級生，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的学生裤，胖敦敦的像个小冬瓜，又像个胖鼓鼓的花生米，她的名字就叫小胖。她跑起来很吃力，脸蛋累得通红，微微突出的前额渗出细小的汗珠。

“小松，等一等，要不，我不跟你玩了！”小胖气喘地叫着。

小松回转身看了看，他就怕姐姐不跟他玩，可是现在他

知道姐姐是吓唬人的，这里又没有大皮球，冬冬和小林他们都不在，姐姐不跟他玩还能跟谁玩呢！这一点也吓唬不了他。小松得意地笑着退了几步，回过身又想跑。

“啪嗒！”小松恰好撞在一个叔叔的腿上，跌了交。那个叔叔立刻把他抱了起来。可是小松很不服气，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，不哭，这才算有本事呢，他跌倒了就从来不要人家拉起来的，托儿所的小孩自己会爬起来。

“我自己，我自己会起来。”小松说着，又照原先的姿势倒在地下，然后自己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又往前跑了。

在一个大池塘边，小松站住了。池塘又深又大，对岸是一片灌木林，还有一只小船拴在对岸水边的一棵树上。小松想：要能爬上去坐一坐多好啊，那是一只真正的船呢！在靠近岸这边的水面上，有几只肥壮的大白鹅在洗澡，它们把长脖子一扭，钻进水里，再伸起来，水珠就从光滑的鹅背上滚下来。小松从地下拣起一块石子丢到水里去，大白鹅骄傲地昂起头向池塘中间游去了。

“回来，回来！你回来我不打你了。”小松说着又拣起一块石子。可是大白鹅不乖，一点也不听话，只顾向池塘中间游去。小松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小嘴巴紧紧地闭着，准备丢出石子。

“不许丢！看掉下去！”小胖赶到了，从后面这样叫着。小松可就是不喜欢人家对他叫，妈妈讲话就不是这样的，托儿所的阿姨也从来不对小朋友叫呀！

“我偏要丢，就是要丢！”他说，一面拉开要丢的架势，拿

着石子的小手扛在肩上，脑袋歪垂在一边，其实，小松心里并不真的要丢，这不过是在和姐姐生气，吓唬吓唬她，誰叫她那样大声大气地叫喊呢！

“那我下次不带你来玩了，你不听话，我回去告诉妈妈去。”

“你才不听话呢，我自己会来！”

小胖生气了，扭头就走。可是池塘又深又大，要是弟弟掉下去怎么办呢？她这样想着，只走了几步就站住了。起先小松顽强地站着不动，两眼死死地盯住湖面，当他听不见姐姐的脚步声时，就悄悄地回过头来看了看。他看见姐姐站住了，他想姐姐还是喜欢他，不会把他丢下，他扛着手慢慢地滑落下来。

小胖突然跑回到弟弟的身边，学着妈妈的话，拉长腔调说：

“小松第一乖了，姐姐最喜欢你。”接着她又说：“你看，那只大白鹅也回头看你，它也說小松最最乖。走，我們看猴子去。”

小松的眼睛也明亮起来，他笑了，说：

“大白鹅对我笑了。你看，它当我是解放军叔叔，你看我像不像？”小松这样问姐姐，同时两脚立正，直直地站着，一面摸了摸皮带上别着的“手枪”，他的黑眼珠在长睫毛下闪闪发光。

看过猴子，小松又从拥挤的人丛里钻了出来。小松一面想着那只最小的小猴子，一面跟在一个穿蓝裤子的胖胖

的女孩后面走着。走了好远好远，拐了好几个弯，直到这个女孩和一群戴紅領巾的孩子們打招呼，小松才发现自己跟錯了人。这个穿藍褲子的胖女孩不是姐姐，她还戴着紅領巾呢。姐姐可沒有紅領巾。小松站住了，他向四周望了望，可是姐姐現在在哪里呢？小松不让自己哭出来，他觉得不應該哭，因为，姐姐也許正躲在大树后面跟他“藏猫”玩呢？媽媽就爱跟他“藏猫”，他記得有一次媽媽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他找了好久都沒有哭。后来媽媽就突然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他，亲他的臉，倒像是媽媽把他丢失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似的。媽媽还不止一次地对人說这件事：

“我故意躲在树后面，小松找不見我，一点也不哭。”

小松想：藏猫还哭嗎？有一次在托儿所打針都沒哭呢，穿白衣服的阿姨还对別的小朋友說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看小松多英雄，一声都沒哭，要像小松那样才是乖孩子。”

小松当然是小英雄，小英雄这会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他看看那些戴紅領巾的哥哥姐姐們，又向四周望了望。他想：也許姐姐会突然从一棵大树后面露出一只眼睛来。他留神向一棵一棵的大树后面望着，可是大树后面什么也沒有。小松不知道自己應該怎么办，往哪儿去找姐姐呢？他忽然鼻子一酸，小嘴往下一撇……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些“紅領巾”把小松圍起来了。小松难为情地用手背擦了擦眼泪。

“你找誰？小朋友。”

“你是不是迷了路？”

“是誰带你来的？”

他們一起發問，小松不知道听誰的好，他一句也沒听清楚，只低头看着地下。

“你是跟誰來的？”那个穿藍褲子的胖女孩在他面前蹲了下來問，把小松的小手輕輕地握在自己手里。

“跟姐姐！”小松撇了胖女孩一眼。他覺得自己又要哭了，就用力睜大了眼睛，眨巴眨巴地轉着，不让眼淚流出來；眼淚很听话，就沒有流出來。

“你知道家住在什麼地方嗎？”

小松點了點頭。

“在哪裡？”

“好遠啦！門口挂着一塊大牌牌，寫的紅字，字也是好大好大的；還有電綫杆子，好粗，修電綫的叔叔能爬上去。我現在還小，等長大了我也能爬上去。”

“紅領巾”們都哈哈大笑起來，把小松笑得不好意思了。

“你的姐姐呢？她怎麼不管你？”

“姐姐躲起來了，就躲在樹後面。”小松說着，睜大了眼睛在大樹後面搜索着。

“他和姐姐捉迷藏，我們走吧。”一個紅領巾說。

“紅領巾”們走開了，小松站了一會，就遠遠地跟在他們的後面走了去。

小胖找不着弟弟，就傷心地哭了起來。一個穿制服的叔叔問清楚了為什麼哭，就把她帶到公園門口的派出所去。戴值日袖章的警察叔叔很和氣地招待他們。穿制服的叔叔把事情說清楚就走了。小胖還只是哭。她想起了剛才

在池塘边还对弟弟发脾气，又想起昨晚上和弟弟搶画片还打了一架。这一回也許再也見不到弟弟了，媽媽当然会对她狠狠地发气。她想，現在只要能找到弟弟，她願意把什么都送給他，弟弟要什么就給他什么。

“不要紧，別哭。”值日的警察叔叔一面安慰她，一面在一張椅子上坐下，把小胖拉在自己跟前，用手輕輕地理着她的头发，“不要說在公園里，就是在天上，也能把他找回来，你信不信？”

小胖看了警察叔叔一眼，她想起了老师讲过的許多关于警察叔叔救小孩的英雄故事，她就不哭了。

“相信。”她点点头，小声說。

“相信，那就別哭了。”

小胖已經不哭了。警察叔叔向她提出了一大串問題：她自己叫什么名字，弟弟几岁，叫什么名字，穿什么衣服，……反正什么都問到了，小胖照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了警察叔叔。

“弟弟长得像不像你？”

小胖难为情地紅了臉，她平常就喜欢听人說她比弟弟漂亮，但是現在，她却觉得弟弟比誰都漂亮，比誰都乖。她的眼泪又嘩嘩地流出来了。

“弟弟漂亮，”她抽噎着說，“弟弟长得比誰都漂亮。”她又这样加添着說。

警察叔叔笑了，把头轉向一边說：

“听見沒有？比誰都漂亮，都乖，看咱們今天的运气有

多好！”这时小胖才看见通到后院的门坎上，还坐着一个警察叔叔，他正在擦弄一支真正的手枪。小胖正要說弟弟也有一支手枪，却給那个擦枪的叔叔搶先說了：

“有这么一个弟弟是不坏呀。可是你怎么这样不小心呢！一个弟弟都会弄丢了！”

小胖噘着嘴不响。忽然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，就說：

“他还能从很高的石阶上跳下来，就像办公桌这样高的石阶。我說的是真的。”

“好，行了，”值日的警察叔叔站了起来，从墙上摘下自己的帽子，对擦枪的警察叔叔說：“小朱，你去广播，都听清楚了嗎？男孩，四岁，藍色的海軍服，名字叫小松……我带这个小姑娘去走一趟。”

当小胖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，小松正在一个小土山上，看“紅領巾”們做游戏。他們在一棵树下圍成一个圓圈坐着，唱着歌。小松羡慕地看着他們，他覺得戴紅領巾多漂亮呀！姐姐也想有这么一条，可是姐姐还没到九岁，沒到九岁就不能戴紅領巾，这些，小松全都知道。因为姐姐曾經不止一次地对小松說过：

“我沒有紅領巾，你不要以为我念书不好，要和同学吵架。才不呢。完全是因为我还没到九岁，九岁！”

起先誰也沒有留意小松站在一边。当他們唱“全世界人民心一条”这个歌，唱到“毛澤东——斯大林”的时候，小松也突然大声地唱了起来。他比大家唱得都响，也不合节拍，这时，大家才发现了。一个姐姐往旁边让了个位子叫

小松坐下，可是小松不肯坐，他欢喜站在那里看着他们。

四月的黄昏来得很早，小松才和“红领巾”们玩了一会儿，浅灰色的薄雾很快地笼罩着大地，天气也渐渐凉起来。那个胖敦敦的红领巾姐姐把自己的蓝制服上衣脱下来给小松穿上，衣服的下摆长过小松的小腿肚。小松高兴地把两手插进很深很深的口袋里。当“红领巾”们开始讨论功课的时候，小松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，就一个人在圈子外面跑着玩。

“可别跑远啦，我们一会就结束了。”穿蓝裤的胖女孩对他說。

小松楞了一下，什么叫“结束”呢？可是小松做出很懂的样子：

“嗯，知道了，”他很乖地答应着。

这时候，忽然一只花蝴蝶煽着翅膀打小松的头上飘过，飞向小山下的灌木林里。小松跟着追了进去，转了几个转，花蝴蝶不见了。

“哼，怕我，躲起来了！”小松心里想，同时向四周寻找着。树枝上的绿叶，在凉风里不停地摆动，簌簌地响着。小松好像听见有誰在叫他的名字，再仔细地听时，声音又沒有了，可是不一会，这声音又輕輕傳进灌木林里。管他呢，他想，反正不是姐姐，也不是红领巾，那就沒有人会叫他了。

小松只管朝前走，当他发觉林子里什么人也沒有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呆呆地站了一会，想起了姐姐。要是姐姐在这里多好啊，姐姐准能捉到花蝴蝶，姐姐还会把树叶吹

得嗚嗚响，还会吹“东方红”……小松想着想着就流泪了。他一抬头，看见在一棵槐树的枝丫上，有一只大肚子蜘蛛正在结网。小松怕它看见自己在哭，悄悄地用手背抹去了眼泪，可是他觉得大肚子蜘蛛已经看见了，要不它怎么一下子就不动了呢！小松气恼地从地下拣起一块干土块丢了上去，土块没有打中大肚子蜘蛛，却落在他自己的肩上。

“不怕你，就是不怕你！”小松鼓着眼，生气地瞪住大肚子蜘蛛。“解放军叔叔，什么也不怕！”他说着，一面很困难地掀起长长的外衣，从皮带上抽出“手枪”——那块长三角形的小木板，举起它对准大肚子蜘蛛“哐”地叫了一声，他觉得这个敌人已经被他射死了，他就别上“手枪”，胜利地向前走了。

当寻找小松的广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时，游人们都开始注意起四周来。在两边铺着草地的一条林荫道上，一个年轻的母亲对她身旁的女孩说：

“你听，一个小孩走不见了，要是你走丢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才不怕哩，我又不是四岁，我六岁了。”女孩很自信地叫着，“不认识路，那我就问叔叔，阿姨也行。”

“哪一个叔叔，阿姨？”

“不管哪一个，他们都会送我回家。”女孩快活地跳着走，红色的发结在她头上一飘一飘的，她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把妈妈的手用力拉了拉下：

“有一回，妈妈你听，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小朋友不见了，后来呀，你猜他怎么回家的？”她还没等妈妈猜就接下去说：

“我保險你再也猜不着，是警察叔叔送回来的，还坐着摩托車，我們小朋友都爬到摩托車上玩，我也上去了。媽，你会开摩托車嗎？”

林蔭道旁边的一張靠椅上，坐着两个老头，一个是胖子，垂着双下巴，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眯着眼在打盹，他听見了女孩的話，也沒睜开眼，也沒动一下，像是在自言自語，又像是對身旁长着山羊鬍子的老头說話：

“这在以前呀，不見了孩子还了得！不是給拐子騙走了，就是給汽車軋死了；現在，沒問題，一会就会找到的。”

“可不！”长着山羊鬍子的老头說，“这会人心都和先前不一样了。有一回，我的小孙子在街上玩，他自己不小心嘛，朝人家工作同志自行車上撞，人家可把自行車一丢，就抱起他替他摸呀揉的，还向我屋里老婆子直賠不是；要攔从前，把大人罵一頓事小，不装模作样叫賠車子才是怪事！”

“媽媽，那个老头在說什麼？”女孩問。

“說呀——”媽媽回答不出，她沒有去想孩子的問話，因为她看見前面的假山上有一个穿藍色海軍服的男孩，接着，女孩子也看見了。她叫起来：

“媽媽，看那小孩，一定是在找他呢！是我看見的。”

当她們小步跑近假山时，有一个近四十岁的胖妇人也正往山上爬，她气喘吁吁地走近男孩問：

“你是不是叫小松？”

“我才不叫小松！”

男孩看了看胖妇人一眼，就向坐在草地上的媽媽跑去

了。

小松穿过灌木林，一看，又来到大池塘边了，塘边没有人。只在对岸有人走来走去。塘水变得比先前暗些，水面上升起一层稀薄的灰蒙蒙的雾，那几只大白鹅，还在塘边树荫下的水面上安祥地浮着，随着水波飘动，有一只鹅还把头扭过来插在翅膀里。小松起先对它们跺脚，然后又对它们大声吆喝，可是大白鹅好像没听见，还是浮在水面上不动。

小松弯下腰正要去拣石子，突然从水塘对面传来了响亮的广播声，把小松吓了一跳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垂着两手，什么都听清楚了。小松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收音机里会说他呢？连他穿的“红领巾”姐姐的衣服也說到了，还叫人把他送到派出所。

“我自己会去，就坐船过去。”这个小家伙一面看着塘边的小船，快活地想，一面就顺着池塘的斜坡向下滑。他像滑滑梯一样地滑下去。可是池塘的斜坡很陡，也不平，水边也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小松想要止住自己，不让自己掉进水里，可是这到底不是滑梯，小松的一只脚插进水里去了，他的脸色变白了。小松还没有来得及叫喊，就被一只大手有力地抓住，把他的胳膊都抓疼啦。小松回头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的叔叔用力地拉住他，岸上还站着一个同样年轻而且漂亮的阿姨，她说：

“幸亏我们在这里，要不，这小家伙就完了。真危险！”

叔叔没有说话，抱着小松很吃力地爬上岸去，从叔叔通

紅的不笑的臉上，小松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很不乖的事，他的臉也突然脹紅了，眼里涌出了泪水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的？你想干什么？”到岸上，叔叔把他放在地上問。

小松哭了。

“不要哭，你乖，”阿姨很柔和地說，“告訴我，你是一个人来的嗎？”

小松覺得阿姨比叔叔好，就对她說了：

“姐姐也来的，她不見了。躲在树后面了。”

“哦，你和姐姐捉迷藏，你想躲池塘里是不是？这小东西真有意思，多可愛。”小松明白叔叔不是罵他。叔叔对阿姨笑了笑，阿姨也笑了笑，可是却紅了臉。小松不再害怕了，他說：

“我想坐船到那边去，他們在找我。”

“誰找你？”

“收音机。”

“收音机？什么收音机？”叔叔和阿姨一同問，兩人又笑着互相看了看。

“就是收音机，你听，就是这个收音机。”

池塘对面又响起了清楚的广播声。

叔叔和阿姨像得了什么最好的东西一样，高兴地手拉手蹲了下来。

“你叫小松，是不是？”叔叔問。

阿姨也說：“我猜你是小松，对嗎？”

“你认得我？你上我们家去过吗？”小松也高兴起来。

“走，我们把他送到派出所去，真巧啊！……”叔叔对阿姨说。他们俩一人牵了小松一只手。叔叔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……你说，这，这真是幸福的预兆……。”

小松不懂，他想，这大概是在骂他吧，要不，阿姨干嘛狠狠地瞪了叔叔一眼呢。阿姨真好。

在走道上，小松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另一条小道上传来：

“为什么那个警察叔叔要广播说穿的是制服上衣呢？明明是海军服！”

“先不要急，到派出所就知道了，不会有错的。”另一个大人的声音回答。

小松一回头看见了姐姐，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。一个警察叔叔牵着她，在后面另一条小道上急急地走着，只几步就走过去了。小松看着姐姐的背，不敢喊她，他害怕姐姐的样子：又红又肿的眼睛，板着脸，就像谁抢走了她的画片一样。

“小松！”突然从前面一条走道上，两个“红领巾”哥哥叫着向他跑过来。喘着气说：“可把我们找得急死了，你什么时候跑走的，也不告诉我们一声。”

这时，姐姐和警察叔叔也听到声音赶了过来，走近了他们俩。两个“红领巾”抢着向警察叔叔报告，说他们大家正在小山上讨论功课，听见广播才知道跟他们在一起的小孩就是小松，可是小松又不见了，他们就分头去找；又说有一个